

卷四十九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臣并李善注

賦甲善卷善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

班固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帝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注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0
編號 D7811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貴重-4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選六十卷 慶長十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

廿五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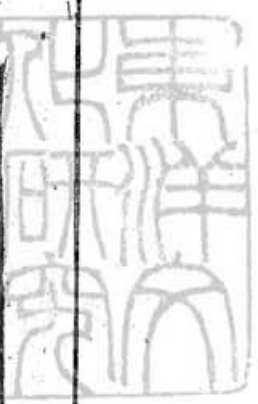
No. 285.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晉書
卷四十九

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于令升晉紀惣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卜式俛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鷓

雀說曰此三人進趨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鷓

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鸞雀小鳥喻俗人也善

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鶴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

焉能致此位乎向曰公孫弘牧豕海上微賢良對策擢第

拜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

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

時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

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

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

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

在遠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牧

生見主父而歎息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

人不能及也蒲輪敬隱之車牧生牧豕也主父偃上書關

下引見歎息曰使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

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

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關

下朝秦暮召入見謂曰群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技於芻

牧弘羊擢於賈古賢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技擢皆舉用也

侍中善曰漢書曰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衛青

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備媼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

起於奴僕也備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

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上拜為馬監虜獲也

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備媼通

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

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

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

銑曰曩昔也傳諸代胥廢板築殿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爲相寤成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

之明已辭也善曰尚善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

舜戚飯牛居車下塗相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爲侍御篤行則

石建石慶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此二子皆以孝謹

慶皆以剛行孝謹官至二十石質直則汲黯卜式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奢

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善曰汲黯已見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善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

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

則趙禹張湯善曰二人共定諸律令善曰漢書曰張湯

發人至中大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俳諧也善曰楚辭曰突梯

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舉字少孺

不通經術談笑類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應對謂抗答

曰嚴助爲中大夫與歷數則唐都落下閎良曰漢令此二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邑郡落下閎與焉益

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鸞閣侍詔太史更作太

初歷并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閎漢有落下閎

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善曰李延年善歌新聲爲

爲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奉使則張

騫獵武善曰張騫使西域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

青霍未病也善曰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

濟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鈞弋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碑曰

碑曰臣不如光遂並受遺詔輔少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鈞弋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

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

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諸道術者勝

盡也與起也言起作力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

纂繼祇大也繼脩大業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

公謀父曰時序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御書數也招引選

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策善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策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統曰蕭望之備

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成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

毅梁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

詩事同縣右舍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

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

之

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女成至丞相又曰嚴

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隍孟公羊春秋有顏嚴等學

為太子太傅又曰嚴梁學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

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

年濟曰張安世為車騎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

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並有名無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又曰杜延年字如公為大僕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

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倖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王成龔

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平、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革命之首

于令外

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令外、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晉紀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大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外、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述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向曰、俟能致之、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更也、謝次也、代、

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之、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惟南子曰、二者代謝、非所

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質、一文、探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一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桀、皇、粟、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

求、執大象也、良曰、相、皇、粟、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聖、而不求、執大象、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

如、此之若、但執淳素之大法、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桀、皇、粟、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鴻黃世、及以壹、**善本作

帝也、並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殺以順大名、善曰、謝靈運

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
晉外禪有剪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脩稱以
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善
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高光爭伐定功業
也漢曰高祖光武伐成與封王莽克定功業
善曰漢高
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
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
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善本有時字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
逐運數而
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
也善曰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
命善本命上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翰曰古者謂堯
也事謂萬機之
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
也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禘即
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
位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擊落氏

孤突歎曰時事之微也故教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一首向曰此論自宜帝至愍帝合
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銑曰雄才
謂英雄也

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
懿任文學掾善曰記稱後漢書曰陶謙奏說於朱儁曰
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良
曰

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
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

軫驅馳三世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
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

揀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
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

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宜

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在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

采拔技擢也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

小大畢力向曰懷來畢盡也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畢力

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

其事濟曰鄧艾為典農宜王見而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並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每使

泰善文言宜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二州刺史艾善武而

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

宜王宜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並語曰初荆州

刺史裴潛以此為宜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故能西擒

善本不從才孟達東舉公孫淵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並據兵反俱是宜

王討而平之擒執也善曰于賈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

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達東守大

梁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

王三年遣司馬宜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襲王陵日甚宜王奏廢之後有反狀夷三族太尉王陵謀

立楚王應宜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面縛而降善曰于

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

奏事求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

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

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

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及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略獨斷征伐四克魏曰神略言智如神斷史也法言云湯

善曰湯雅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

法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也

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眾官也推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

也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執善曰諸葛

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非也輔車之勢謂兵與蜀為援助而宜王能非之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官軍旅屢動邊鄙無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勸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也鄧亦邊也勸關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世宗景帝也宜王堯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也世宗堯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善曰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每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欽曰玄夏豐作亂景帝誅殺之夷三族欽文欽誕諸葛誕此二君俱為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文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凌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

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曹真誕貳于潛謀雖密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五族也

而在幾必兆向曰潛謀玄豐也淮南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默也發微兆見也

異圖用融前烈濟曰惟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善曰左氏傳曰威獸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

然後推轂鐘鄧長驛庸蜀良曰遣將推轂而送鐘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善曰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

而推轂曰圖曰以內寡人制之圖以外將軍制之戰圖葉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三關善曰吳志費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此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

電掃劉禪入臣翰曰三關謂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也善曰吳志費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此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

進軍拔地蜀主劉禪面縛與魏請壘門范曄後漢書

天符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天符

善本作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錫曰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善曰于寶晉紀曰

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

亦如周公至於世祖遂享皇極齊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

之位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澤曰正位居體重言

慎法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

重言重行言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

有法行重則有德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弛緩斷史也

安宅毛詩序曰儉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子

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史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

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璽禪故云新君善曰毛詩曰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人人志善曰毛詩曰

其勞說以犯難人志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律脩祖宗之

志思輯戰國之苦向曰律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

爾祖律脩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臣也

充以爲不便也納善本納上羊結之策以善善本善上爲

衆良曰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上納其策以從衆人

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

納之而未宜宏氏傳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

從之可也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善本作羣議而杖王杜之

決翰曰咸寧武帝年魏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

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

頭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汎舟三峽介馬桂陽說曰

山名桂陽郡名善曰左氏傳晉亂秦輸之粟命之曰汎

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由相

對民謂之峽左比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

侯不侯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

時江湖善本作來同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

寶晉紀曰咸亨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暉龍驤將軍

王儋帥巴蜀之卒濟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儋鼓譟入

于石頭吳主孫綽面縛與觀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

險塞唐亮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班布也正

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

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太康之中

所加莫不歸義耳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

同文同軌也善曰禮記子曰今天

下書同文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翰曰

車同軌也

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

也行旅草宿間門不閉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

建武七十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

南子曰昔谷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

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爰毛萇曰爰民相遇如善本如

說曰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汎

崩山陵未乾揚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

遷太后揚氏于永安宮為庶人母為惠帝母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晉紀曰求平元年誅太傅

楊駿遷太右揚氏于永安宮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

以二公楚王之變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太傅孟觀請

亮太保衛瑾張華以二公既亡楚王必專權勢使董猛使

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璋付廷尉伏誅善曰于

賢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官因譖二公欲行廢立

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瑾張華以二公既

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收璋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

伯李曰實沈不相復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弟歲構郤如

關伯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

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

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

禍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之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

令繆播云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謫善曰

藏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民不見德唯

亂是聞良曰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善曰朝為伊周夕

為桀跖善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

大駭矣下有盜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勢利於是輕薄

千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銑曰成者為善

見

誰能救之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

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善曰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

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善曰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

冠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善曰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束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善曰向曰未農器也裳衣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

善本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

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貨債俾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

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晏竟陵王晏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后

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野問曰民如大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

生六籍曰利害相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作原未嘗

靜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善曰周禮曰以原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洽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洽

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勞重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

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良曰言智王

變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人己不自主利者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災則祀之能扞

大患則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翰曰

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主取

人以自養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

母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

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說曰感而應之謂聖

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

皆相感也善曰毛詩曰鳴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

川淵深而魚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順乎天而享其

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然後設禮文以洽

之斷刑罰以威之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

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良曰論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善

書曰朱雋宜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

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

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皆樂其生而哀其死

善曰賜冠子所謂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民

銑曰言悅教安俗致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通岐孟子章指曰怡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九廉恥焉

於家間邪僻銷於胷懷向曰篤厚也閭里門銷除也寬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

義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投命而死終不求生

仁人無求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

千犯也紀綱也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響應而亂言人

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善

曰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

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

根深廣又不夫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善曰文

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

上厚則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

德典刑以維持之也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昔

主戰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善曰左氏傳韓

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

哲以免也毛詩曰維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續曰吳公

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

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學則知有亡長短之期也然樂

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善曰左氏傳曰吳

公于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

不堪也是其先亡也為之歌齊曰昔周之興也右稷生於

姜嫄而天下善本作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良曰姜嫄

母名也右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

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善曰毛詩

無

郤

序曰后稷生於姜源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

教皆於后稷而得中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思公

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

乃粒天下無不於彼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胎家室銑曰

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

也郃右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善

曰毛詩大雅文也毛長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

也右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郃就其家室變更也至于

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郃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稷糗

糗于橐于橐向曰公劉右稷曾孫也狄人侵糗不忍使

日囊皆盛糧食之器也善曰毛詩大雅文毛長曰小囊

日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稷糧食囊之中

棄其餘陟則在嚙復降在原以勸其民山曰陟外也嚙小

而夫

從公劉居者或外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善曰毛詩大

雅文也毛長曰嚙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外

嚙復下在原言

反覆之重民居以至於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

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

曰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兒居

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

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澗至于岐下善

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澗水涯岐下岐

山之下一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澗沮側也謂

匱父避狄循澗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

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

於岐如歸市善曰毛長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

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

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之一年成

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從皆漸多善曰

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每勞來而安集之濟曰言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無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善曰故其詩

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良曰慰安止

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

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界界乃以至于王季能猶其德

音翰曰王季太王之子也猶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

鄭玄曰德政應和曰類也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載錫之光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於賜光

雅文也左傳勳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

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德而受命惟新者羨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

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曰

敬貌昭明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善曰

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

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

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

也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

毛詩行葦序文善曰而其右妃善本作躬行四教曰婦德二曰

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

族

女師傳母也，滌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備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長曰：葛所以為絺絺，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長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

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濟曰：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蕭蕭兔置，施於中林，越武夫，公侯腹心，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善曰：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蕭蕭兔置，施於中林，越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洽內采薇

以下洽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各，外謂夷狄。善曰：毛詩於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善曰：毛詩於

天命未至，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

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

天命未至，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銜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

善曰：論語曰：三聖人，文王、武王、周公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知衆也。

善曰：琴操曰：崇侯，諸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

中子且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

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傷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

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右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

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

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善曰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

之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本始於安民凡十五王世備德

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

下者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發壅之太子

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

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備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

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

高陶亞陶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故其積基樹本經緯

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善本有也字

曰節理謂以節度

善曰備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

織以成之也國語祭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

其安人善本作立政者其揆一也說曰言周上代有文有

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

度之一致也揆度也善曰文質已見上文安人已今晉

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烈曰

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宜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

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微也

以便當時是不足及公劉脩仁恩也善曰左氏傳司受遺

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毫良曰齊王芳

明帝崩即皇

基

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遣歸藩于齊太甲立伊尹放諸荆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卿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于明辟而高貴童皆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善曰魏志曰高貴卿公髦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演駟督成倅弟濟以手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冲人弗及知又周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公曰朕復于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說曰二祖謂太祖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與兵而會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諸侯也善曰二祖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向曰言立想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

寡少也然辱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劉元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濟曰淫過放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善曰于實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少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為辯而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亦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為辯而

賤名檢善本一作儉字說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感眾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挾節

信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陸王臨晉書曰貴

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進仕者以苟得

為貴而鄙居正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善曰鄭玄宅諸箋曰祿仕者

苟得祿而已公羊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濟曰望空謂不

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望空謂不

空謂不

空謂不

空謂不

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合衡之量尋文謹案日以

蘭薰是以目三公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言時

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杭爾無為各稱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善曰于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

談也蕭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翰曰

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善曰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

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殊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

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侮內重名也

若夫文王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默善

作無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其

具

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由是毀譽亂於善

惡之實情愿奪於貨欲善本從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

為身擇利也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懸邪也發貪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若龍所愛

私擇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

身兼官以十數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兼國之鈞四方是維相寬鹽鐵論

曰車丞相富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

事之失十恒八九也善本無也字論曰要善也言大任微之事多失也善曰漢書解故曰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號

子率多因貧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善本有土字向曰悠悠

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善本有土字向曰悠悠

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

者奔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天

子于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子真者崇讓而莫之省良曰劉

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真者崇讓而莫之省良曰劉

真疾時貪黷者崇讓論而時君不能省察善曰平寶晉

紀曰時禮雖未與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

子真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翰曰劉頌為吏部

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善曰王隱晉書曰長

虞敷直筆而不能糾欽曰傳長虞為司徒校尉前後執正

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擲織絰

女皆取成於婢僕向曰擲絰也織絰理繒帛也言皆委婢

食之事也齊曰絲治繭也象麻也謂織績也中饋謂祭祀

日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姑忌之態

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禮男

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夫父曰

舅夫母曰舅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媵亦妾類黷亂上下

謂不恭也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

也又況責之間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達逆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况責備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善曰。四教。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右此又當輔佐君子。求賢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摧。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失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銑曰。鑿契。築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失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善。本無也。字。齊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子寶晉。紀曰。阮籍宏逸。察庾純。單充之爭。善。本作。而見師。張達。居喪不帥常禮。察庾純。單充之爭。善。本作。而見師。尹之多僻。前。今。但。以。善。復。然。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也。

徐傳。然。祖。先。為。五。伯。充。之。先。為。市。井。應。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充。饗。眾。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當。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然。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然。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井。戲。故。以。考。平。吳。之。功。而。善。本。無。知。將。帥。之。不。讓。翰。曰。考。拔。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善。曰。于。寶。晉。紀。曰。王。濬。愧。又。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儲。違。詔。不。受。己。節。度。備。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思。郭。欽。之。謀。而。悟。我。狄。之。有。釁。說。曰。悟。覺。也。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我。狄。疆。廣。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帝。不。許。言。思。此。謀。則。覺。我。狄。為。釁。善。曰。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我。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焉。翊。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向。曰。傳。玄。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齊。顏。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桓。靈。也。曰。朕。克。已。為。聖。方。之。

相靈賣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于寶晉紀傳文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願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賣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勉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章也傳咸奏曰臣以貨賂流行良宜深絕魯褒又作錢神論言多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善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郟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善曰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辛有必見之於祭祀李札必得之於聲樂平王命制度也

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吳李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李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之痛哭疏云享國家之事可為痛哭者一也善曰左氏傳曰范燮以君克敵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後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漢書賈誼上疏又況我惠帝以放蕩善本作蕩之哉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

西征賦毛詩曰蕩故買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六宮中官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端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

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一婦人也。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官，不恭遜，而其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執，適之，子隨刀墜，又曰：韓懷帝承亂，善本有得位，爵於疆臣，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韓東也。疆，臣謂東海王。越，愍帝。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善曰：太傅東海王越，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善曰：太傅東海王越，愍帝。

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南趣許穎，豫州刺史關。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

之矣。善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善曰：孟子曰：五伯，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

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善曰：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

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良曰：宗室，謂王也。迭，更興也。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瀨之

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善曰：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右。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士度封長沙王，拜步

兵校尉，齊王固驕矜，士度攻固，縛於帝前，河間王顯發，勢而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

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

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

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倫死後，廢太子單立，顯為皇太子，弟張方廢顯，歸番，遣田，殺之於郡，又曰：入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固

相攻固敗縛至上前入北左右斬之河間王顯發廢太子立成郡王發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逐誅之而懷

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諱豫章王熾為懷皇帝尚書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顯諡曰孝

曰天位艱哉劉向文善本作識云滅亡之後有少而善本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本得下朋按

愍帝蓋秦王之子善本有得位於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

也說曰識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巖蓋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

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而西以南

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睿曰

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

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

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

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向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

道也建立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善曰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善本作乎字善曰帝天能弘道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淳耀之烈未

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

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

大命重集於東晉也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

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勝皇帝位國語史伯

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教大光照四侮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稟韋那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各為皇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右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本作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

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頌官分務各有典司銜曰

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頌布務事也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

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

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女御書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

記功書過詩曰靜女其變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

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節行步善曰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

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駒馬載難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

必乘安車韞鞞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韞鞞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

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翰曰右妃之德當

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銜曰皇后主陰政也

人法則也善曰魏文帝論曰敬納二女充闈房肅雍備六宮佐宣陰教率備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闈房肅雍

險說善本作不行者也

向曰肅敬雅和也險說謂不行險

雖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

故康王晚朝關雎

作諷宜右晏起姜氏請譽

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右

雖詩以刺王宜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求巷曰妾不才使君

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曲

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頽見虞貞節

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

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求巷曰妾不才妾之

無章良曰東遷謂平王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

微諸侯以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齊侯好內嬖如夫

比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焉廡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

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

而立公子無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統曰晉侯殺以驪姬為

大也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殺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嫡生卓子及將立奚

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

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死終於五子作

亂冢嗣讎也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

益也冢長溝遇也難也善曰受遠戰國風憲愈薄適情

任欲顛倒衣裳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

淫亂失明暗之節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以至破

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

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良曰以亂寵愛妻破國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之數八品置皇后妾美人良人孔子七十長使少使之號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入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漢興因循其號又有美人良人孔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而婦制莫整力之切善曰漢因秦號內制皆循理登高

祖帷薄不脩孝文征席無辨說曰惟薄謂閨房也謂幸戚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在席卧席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汚穢繼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相子新語曰文帝慎夫人與皇然而選納

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

數也武帝置婕妤姪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

前史載之詳矣濟曰言妖麗取倖毀政王政符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及光武中

興斷雕為朴良曰言斷斫雕鏤却為朴素也善曰六宮

相號唯皇右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

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

良家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衽所以明慎聘納詳求

淑哲翰曰善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絲女按采者擇也以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

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說曰令善閫門限也言右妃之權無私溺政教

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闈內言不出於闈向使因設外戚

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善曰改正如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

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清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

儻也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備以色與寵幸也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也言明帝

第五子也也恩隆好合遂忘湍蠹自古雖主幼時難善本作

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辛太后

秦相穰冉也嬴秦姓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辛氏號宣太后

又曰穰侯之官富於王家魏人范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濟曰仍

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和帝靈帝和帝也六后

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

六后皆執權勢立閻翁之主臨朝稱制卒見亡滅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塲帝崩鄧

太后皆執權勢立閻翁之主臨朝稱制卒見亡滅善曰

太后與元陽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關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相帝諱志，父蘇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義，解續亭侯，相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陽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末，莫不定策，惟邪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圜犴岸之下，良曰：帑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竇太后臨朝，空宮如自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纓縲，縲墨索也，紲，繫也，圜犴，獄名，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臨朝，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谷長可妻也，唯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連踵，傾軛

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繼路，踵足也，輶車，輿也，連足赴路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善曰：運命論曰：前登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胤商貨繼路，移漢書朱魯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詩作陵，連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

書所嘆，略同一揆，向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善曰：此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尚書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真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兆難之晨，惟家之索，故考烈，善本作，行迹以爲皇右本紀，雖成故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善本作，篇，清曰：行迹謂所行其事，正統謂嫡右，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錫別尊，各依列傳，其餘無

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錫別尊，各依列傳，其餘無

所見係善本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廟祭祀而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右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右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尊其母善曰私恩謂相類外立即此以私恩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